

## 午後的天空文 ?易予

瀛苑副刊

講到這，她拿起面紙拭拭眼角，這淚水並非為他。只是憐惜自己，接受了他的催眠，當時竟也不願醒、不敢醒。想想，自己多少也騙了自己。

「妳不僅活在他溫柔的網，也活在自己親手套上的枷。」

她將右手舉在眼前，當初戒指箍得略凹而翻青白的痕跡，已經不見了。

「這個枷套在手上竟顯得淒美了起來。婚後偶爾妳翻雜誌，看見了曾經令妳心動的鑽石廣告，想到當初為了證明妳的賢淑，放棄妳打從國中以來的想法，妳體諒地接受較廉價的信物，雖然它不是鑽石，但妳仍期待永恆。當時妳忍不住浪漫地幻想，有一天有一天，當妳們生活改善了，他會發現妳埋藏多年的小小委屈，而在某天一覺醒來，發現枕旁多了一枚鑽戒，想像中，妳看見自己欣喜的淚水，當時婚紗下妳的臉也是。竟熬了那麼多年，看看自己的手，曾是做小姐的手，曾是被他握在掌心的手，現在是做飯的手，洗衣服的手，牽小孩過街的手，然後帶著苦笑，告訴自己現在套上一枚鑽戒，只會喚醒妳小小的輕愁，讓粗糙的手更不堪罷了。」

「當然，我知道妳還沒有死心。」播音室裡，兩人竊竊地笑。她想著那枚鑽戒，那枚鑽戒讓她想通了許多事。

「妳偷偷地替自己了相中了一枚」她現在也相中一枚，用作保險的業績獎金買的，順便慶祝自己離婚兩週年。

「朋友同事都說好看，已經試戴許多次，連專櫃小姐都認識妳了。可是當準備好要買了，卻想到他問起來時怎麼說？雖然是自己的錢，可是為什麼總花的有點不理直氣壯，尤其妳想到這一期的會錢、房貸還有兒女的生活費用，也因為他買的股票最近跌。妳思索著，心裡嘆了一口氣，憐憫自己掙脫不了網，頓時明白他說服自己種種的理由其實不存在——因為他的表情。他並不會欣喜地看著妳套上戒指，鑽石的光芒折射出他的吝嗇，是一種對他的挑釁。然而鑽石的存在可以證明他對妳的寵愛，妳必須跟別人說是他買給妳的，榮耀歸於他。只是妳或許很想說：『親愛的，為何我的欣喜都只

能因為你？』妳不想等待回答，妳只是想讓他知道，他其實有多自私。」

「溫柔又何其殘忍啊！當妳漸漸相信沒有人能體會妳的煎熬，秘密也就慢慢多起來。」從那天起，她的思索成了秘密，她只會低頭和點頭，但是不搖頭。

『『甘願』二字常常在心中默念。當妳成了鄰居親戚口中的好太太、好媽媽、好媳婦時，妳的微笑是否帶著一丁點苦味？妳休假的那天，他上班，孩子上學，妳提醒他下班全家上館子——他愛吃的那家台式川菜料理。轉一會電視，一頻道跳過一頻道，走進書房，翻翻檢檢，沒有一本是妳的書，桌子是他的原木桌，椅子是妳前年送他的禮物——結婚紀念日，他忙忘了，妳沒生氣，他後來看見禮物才想起，道了歉——妳走進臥室，想找點屬於自己的東西，翻翻找找，除了衣櫃、化妝品、保養品、化妝檯、和幾本頁角微捲的雜誌，妳發現妳一無所有。衣櫃裡有他的西裝，化妝檯上放著他的notebook，看雜誌、做保養是妳唯一的清閒。整間屋子沒有妳的地盤，倒羨慕起家中的lulu，牠至少有個籠子，沒人跟他搶。妳凝視著客廳的全家福，多年前那裡掛著婚紗照。現在照片旁邊掛著孩子們的獎狀。全家福裡，丈夫坐在最前面椅子上，妳站在孩子的旁邊靠後面的地方。照片經過特殊處理，閃著淡淡的柔金，從妳站的角度看去，看不清妳的表情身影，剛好閃著反光，只略略閃著一抹歪曲的身段。」

『妳輕輕顫了顫，突然湧起的孤獨令妳害怕，也使妳清醒。但是妳得去接小孩了，他們今天上半天。開車途中，妳若有所思。』

『『把你交出來』這就是妳的偉大，在貢獻了你所有的私密以後，像幽靈般纏繞的名聲。』

到了館子，妳吃了一點，他酒足飯飽後，與妳聊著公司的事，關於他如何完成老闆交代的case，David如何扯他後腿等等，他發現了妳的漫不經心，微帶慍意問你怎麼了，妳——我知道妳會嘴角微微上揚，輕聲喚孩子小聲一點，然後轉頭說你在想孩子的事情，或者說『沒有啊』。』

那夜她想和他談談，「夫妻都這麼久了……」他又說了。這次她堅決地搖了頭，沒有他所謂的歇斯底里的吵鬧。他茫然地看著。一直到簽離婚協議書前，他仍茫然地看著。

「成為某某的太太，妳的名字只留在身分證的配偶欄。」

「溫柔的大男人通常伴隨著『幸福』的小女人。他們看起來很甜蜜、很依戀的樣子，我總暗暗祈禱她別醒、別醒……」

「因為她不是籠中鳥，她是畫中的鳥——飛不出去。」

「而妳是哪種鳥，妳能想像飛翔的感覺嗎？妳想飛嗎？」

「打從節目開始，就是我在想像妳。妳想call in進來說說話嗎？」

「在空中沒有人知道妳是誰，妳不需要為妳所說的負責。」

「Just do it，而妳還在猶豫？打來吧，妳會獲得妳渴望的靜默，沒有對象，沒有顧慮，妳就暢所欲言吧。」

整個城市的天空在等待。天空下，那個帶著耳機的女孩，她拿起行動電話撥著，在家中剛將洗好、披好被單的她，坐在放電話的案旁，另一個則上了網，她以光速和另一個0與1的世界連結。

「妳還在等什麼？」

「妳不想只是發發牢騷而已，我知道，可是妳的聲音必須聽得見。妳必須想說、敢說。」

助理通知她有人call in進來。

「嗨，請問妳怎麼稱呼？」

「喂？喂？」

「妳已經在線上了，告訴大家，妳是誰？」

「主持人妳好，我是台北的柔安，有些話想說……」（下）